投稿邮箱:dzwbbjzx@sina.com
晚报官方微信:dzwbwx 官方微博:dazhouxinwen

父亲节特刊 | 达州尘世

我的父亲

卢华/文

像大多数的父亲一样,我的父亲也是非常严厉的一个人:严肃的表情,严厉的语调。

小时候,正因为他的严厉,我不喜欢他。刚上小学那年,记得有一次我上学迟到了,我哭着不敢到学校,父亲就用他的手粗暴地提着我的头发,推搡着我到了学校。到学校后,父亲松开了手,只见那手上留下了一小撮头发,那时我真恨他,父亲也愣住了。父亲在北京工作,只要休探亲假在家,天刚蒙蒙亮他就逼着我们跑马路,从家里一直跑到里陈奄,来回要跑四公里多路,也不管天气是多么寒冷,我们又是多么依恋温暖的被窝。

父亲非常简朴,简朴得近于寒酸,开始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羡慕我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父亲,可是当见到他时,只见他用烟斗抽着自己裹的叶子烟,特别是他脚上的一双草鞋使他看起来与农民没有两样。他的穿着与他经济师和在北京工作的身份相差甚远。记得我考上学的时候,父亲执意要送我到学校,我是一百个不乐意。可父命难违,他还是随我到了重庆。到重庆火车站后,我们随着接新生的车到了学校,来接我们的师哥师姐竟把他当作了我的挑夫,害得我脸是红一阵白一阵的。为了帮助我适应重庆生活,他滞留重庆半月,住在学校附近的宾馆,时不时来探望我,我羞于同学看见他,真的很想他快走。可是,当父亲真要返回单位时,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和蹒跚的脚步,鼻子竟也酸酸的。

父亲还是一个非常迂腐的人。在对待奶奶的抚养问题上他表现得比我们富裕得多的幺叔更为慷慨。比如奶奶的医药费问题,当时父亲单位对直属亲属可以报一半的费用,按理这是父亲这边的福利,另一半医药费就该幺叔出了,可父亲坚持剩下的医药费一家一半,等于是我们家生生地出了大头。他无视我们生活的窘迫,让妈妈和我们气得捶胸顿足。

那时我还嫌父亲对我们管束太严。我到重庆读书后,也学起那些都市的时髦打扮:烫起了卷发,穿起了高跟儿鞋,上著细腰衣衫,下穿喇叭裤。暑假回家,父亲正休探亲假,父亲一见我的打扮,眼睛一愣一愣地怒视着我。虽然他早已没再打我了,但那眼神足以让我胆战心惊。

父亲还是一个相当啰嗦的人。他写给家里的信很勤。信里主要是询问我们的学习和身体情况。反复问,反复叮咛。最啰嗦的是每封信的末尾都要写上几句:“注意安全。过马路要小心,雷雨天不要在树下躲雨,要防火。”还用红笔在下面划上重点符号。似乎一封信里漏掉了这几句话,我们就会出事似的。后来那几句话又变成了:“注意安全。防火、防盗、防煤气中毒,当心触电,过马路小心。”现在又变成了频繁的电话。

但父亲最让我们高兴的还是家里有很多书。父亲一直寄书回来。早先是《红卫兵》,期期不落下,还有连环画。后来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父亲就根据我们每门功课的学习情况寄来了许多参考书,每本书他都看过,还用红笔作了重点符号和批注。父亲每年休探亲假都要放在我们暑假时。家里总挂着个小黑板,父亲就用它来给我们讲解试题,并根据我们的学习情况查漏补缺。这一切着实让我们受益匪浅。家里孩子全都考上学,也与父亲的劳神操心分不开的。

父亲今年已经87岁了,他和母亲两人在一边过。在北京的弟弟妹妹都邀他们同住,但他们拒绝了。他们说,你们有你们的事,只要我们还能动,就不给子女添麻烦。世事变幻,斗转星移,父亲是真的老了,好在身体还硬朗,思维还非常清晰。也许是如今生活好了,思想压力少了,也或许是活到这个年纪,什么都看开了,变得通达了,父亲以前紧绷的脸,现在柔和了许多,他让我常常想起罗中立画笔下的父亲来,虽历经沧桑,满脸沟壑,却也是慈祥的。

父 亲

胡有琪/文

打开网络,才知明天是父亲节。

我不由苦笑了一声,父亲走了这么多年,时至今日,我竟忘了父亲的生日,忘了父亲节。

现在的家里,没有神龛供祖先,没有地方藏先人们的故事,更莫说他们留下的物件。

他们走了,便走了。

没有人告诉我,夜里,父亲来看望我,常常很尴尬,没有他坐的板凳,没有他咳嗽的空间。

他飘浮的影子,没有一面墙壁可以悬挂。

难怪,我的心常常无缘无故的抽咽,莫名其妙的疼痛。

其实,父亲不爱坐沙发,沙发太软,一坐他就伸不直腰。一条小小的板凳,对他来说便已足够,足够他安身立命。

其实,父亲不需要太多的礼物,一只小酒杯就是他快乐的源泉。再苦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脚下的坎坷,一迈脚就过去了,不值得唠叨。

父亲是个木匠,在他看来,啥子树木都是好材料,就看自己的斧头能不能修理它,把它派上用场。不是树木无用,再细的根也有落脚的地方。

十里八乡,以喊到父亲做木活为荣。不但节约材料,而且做的家具经久耐用。一提胡木匠,乡亲们就会由衷的伸出拇指。

年幼的时候,人们不喊我们兄弟的名字,而是称赞:那是胡木匠的儿子。不用说,胡木匠的儿子这是当时最好的外号。

父亲。

今日想起,不是我忘了父亲,而是父爱如山,一直矗立在我的心尖。

一有风吹草动,父亲就挺身而出,又拿出他的斧头,喊,喊我雄起。

我可以忘记父亲节,忘记父亲的生日,但我不会忘记父亲的精气神,不会忘记他一生拼命干活的背影。

他还在为我壮骨,他还在为我领路,他永远是我刚直不阿的父亲!

父亲。

我的声音是父亲的声音,我的血液是父亲的血液。

就连我的酒杯,也是父亲的酒杯。

天长地久,父亲总是和我在一杯酒里重逢。

在一杯酒里,我总是看到父亲那张削瘦的脸上,有笑容晃荡,喊我乳名。

酒暖人心。

在父亲节,父亲,我更要敬您一杯酒!

还我一个有你的人间
——缅慈父

朱映铮/文

我十四五岁那年
跑到后山的崖边
和雨中的荆棘相对无言
天气还不晚
我想远走,却不敢走太远
……
也许,是无意中踩倒的苦蒿出卖了我
你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雨顺着蓑衣在风里蜿蜒
你平时的威严
贴着湿透的衣衫
我第一次没看见

冬夜的火炉边
我们剥葱剥蒜剥花生
你讲曹操倒霉遇蒋干
讲旱莱好吃遇大蒜
也讲野家家哄骗乖娃娃
你说心装古今 才装得下无限
……
你看中一块地,说要建家园
带领我们筑窑烧砖
一匹一匹,一担一担
你看着我偷懒
又看着我欢欢喜喜往新家搬
你从不觉得幸福需要劳力换

后来有几年
我跟着青春的脚步
蜕下你给的一身纯
哄你说:我不会走太远
想我就拉手中线
你什么也没说
捏了捏手中燃烧的叶子烟
……
于是,很多次的寂寞苦旅
我能看见你闪着光的小眼
照亮我的天涯
涂红我苍白的脸
那些荆棘都变成我借渡的船
坎坷全都被你望成一马平川

不管伏在你肩头还是远在天边
和你絮语成了习惯
小小的伤痕和大大的欢乐
都是我要汇报给你的
我经过的事件
你渐渐保持沉默
终于不再信守誓言
我猜不透你抽中了什么签
生生地,划断了连接我们的线
……
你飞了,飞得很远
让我在阳光下也找不到想要的温暖

高高的山巅
摆不齐你的八十寿宴
莽莽青松苍柏尖
是你高举头顶的火焰
我参不破这厚重的禅
只好允许你长眠
你没有说再见
……
这个季节,冢上春花盛繁
那些纯白的花瓣
像我依依不舍的祭奠
撒满你巍巍的石冠
遮住你隔世的容颜
可是,你未走远
你在我身边
……
你其实并没走远
你常在我心间
我的怀念水滴石穿
绵绵心痛回头无岸
可以拿什么交换
换回一个有你的人间
不要说聚散都是缘
不要怜惜我泪流满面
我要的是,和你一起看蓝天
看,山下袅袅环绕的炊烟